

传奇故事
跌宕起伏

40 梅子遇刺

子。吃完后,应该是新媳妇家的姐或嫂将新媳妇赵玲送入花轿,在赵家就是梅子了,因为梅子冒充的是姑家表姐,自然扮了这个角色。

赵玲打扮得十分漂亮:头梳双辮,唇红齿白,披红挂绿,花枝招展。

出了赵家大门,八面龙凤旗迎风招展,响器又起劲地吹奏起来,铙子又响了起来,鞭炮声接连不断。鞭炮响过之后,花轿被邻居和乡亲用红绳拦住了去路,他们逮住杨春不停地叫着“姐夫”“姑父”。杨春连忙掏出大把大把的糖,满脸堆笑地递了过去。这种“红关”前面还有好几道。乡亲们是百拦不厌,杨春是百拿不烦。

出了赵沟村就顺多了,响器也停了。回去的路上,按规矩遇水、遇桥必须燃放鞭炮,遇到庙和大树还要用红毡遮挡花轿。

迎亲队伍很壮观。到了牙庄村村边,人们先看到龙凤旗,随之听见《百鸟朝凤》,接着是冲天而起的铙子声,杨春骑马走在前头,他得意扬扬,春风满面。快到杨春家了,那铙子又轮番响起,震耳欲聋地向人们报告新媳妇到了。杨春家大门两侧的墙头上贴满了大红对子,有街坊邻居送的,有甲长、保长送的,还有皇协军的弟兄们送的。到了杨家门口,鞭炮轰鸣,几乎全牙庄的村民都来观看,人们说:“真是排场!”

“看杨春美的!”

花轿在大门口落地,地上铺着红毡。新郎杨春下马,对花轿三鞠躬后,新媳妇赵玲才在梅子的搀扶下走出花轿。围观的人惊叫起来:“看这新媳妇长得多水灵!”“快瞧瞧,赵沟家闺女多俊!”杨春心里头美得很!

杨春、赵玲进大门时,看见贾勋、木村也在门旁站着,贾勋着长衫戴礼帽,笑呵呵地看着他们。木村身着中山装,心不在焉地环顾左右。一对新人见司令、恩公也来贺喜,激动和幸福之情溢于言表。

在新人跨进大门的当儿,门楼上的执事(也叫老总)从上往下,朝人群撒起了“草料”,草料主要由碎谷草、花生、糖果、硬币组成,这些草料随着执事飞扬的手漫天飞舞,门前看热闹的人群,喊叫着哄抢这喜庆的草料。

突然,从热闹的人群中窜出一个人来,此人几步就跑到正一心一意扶着赵玲进大门的梅子身后,右手持刀向梅子后腰捅去,然后拔出刀转身就跑。梅子一声惨叫,头向后仰了一下,向前倒在地上。

杨春见状返身欲追凶手,木村手中的枪已经响起,那个刚跑入人群的凶手后背中枪,他挣扎了几下死了。

这一切,都是瞬间发生的。

刺杀及枪声,使婚嫁现场由热闹变

得冷清,再由冷清变得混乱。血与死亡是婚礼大忌,这一切都让杨春赶上了,但杨春也是在血与火中闯荡出来的,他没有慌乱。海严作为娘家客人,听到枪声,看到外面混乱觉得大事不好,从杨春家中箭一样地跑出来,看到倒在地上的梅子,迅速俯身抱起她朝县城跑去。海严明白现在救人要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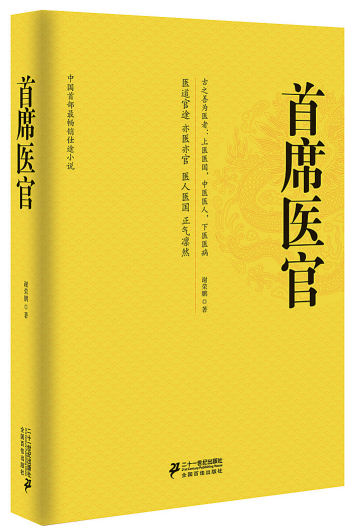
此时的贾勋脸色惨白,但还是指挥若定。他挥挥手,一方面让杨家婚礼继续进行;另一方面让卫兵将刺客的尸体拉到一旁,等待查明身份,并让另一名卫兵骑上马追赶海严。

婚庆场面渐趋稳定。

海严把梅子抱进县城日军医院时,梅子已经昏迷,梅协已在医院等候。梅协脸色苍白,毕竟兄妹情深。梅子真心敬爱哥哥,梅协真心疼爱妹妹,无论是在满洲,还是在日本,兄妹朝夕相处,梅协对梅子呵护有加,梅子对哥哥百依百顺。现在,半年过去了,爷爷要的“生死珏”还没眉目,战事日紧,日军胜利遥遥无期,梅子又身受重伤,如果梅子死在中国,他如何向爷爷和父亲交代?如何向自己的良心交代?

梅子的衣襟被鲜血染红,杀人如麻的梅协此时也心疼得双眉紧锁,他心神不宁地在手术室外等候。

(摘自《玉色媛姿》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)



出奇制胜
妙手回春

35 巧遇方书记

盘,很有礼貌地说:“两位,请喝茶。”

“谢谢!”曾毅伸出两指,在桌上轻轻叩了几下,表示感谢。

邵海波也学着曾毅的样子说了声谢谢,可他太紧张了,一伸手竟然把面前的茶杯弄翻了,当时脸一白:“对不起,对不起。”

一会儿,唐浩然下来了,说:“你们俩跟我上去吧,冯厅长正在书房等你们。”

两人起身,跟在唐浩然身后缓步上楼。书房的门敞开着,冯玉琴在里面就能看到楼梯上的情形,看到曾毅上楼,她说:“曾毅,快进来吧。”

曾毅呵呵笑了起来:“只听这声音,我就知道冯阿姨的病完全好了,这两天一定是身心舒畅,精神愉悦。”

谁不乐意听别人说自己身体好,冯玉琴当即笑了起来:“在医院吃了你的药就好了,最近也没有再犯。今天找你过来,是想让你给看看是否已经痊愈了。”

“那我就给冯阿姨把个脉吧!”曾毅从唐浩然手中接过一个小凳子,摆在了冯玉琴跟前,然后顺势坐下认真地把起了脉。

唐浩然站在一旁,心中暗暗称奇。曾毅第一次来这种地方,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紧张和不适应。想当年自己被方书记挑中做秘书,激动得三天三夜都没有睡着觉。最让人觉得不可

思议的是,从来都不苟言笑的冯厅长,每次只要和曾毅讲话都是非常和气。

曾毅把完了脉,看邵海波还站在原地没动,就说:“师哥,你就别站着了,过来给冯阿姨量一量血压,中西医结合,更为稳妥嘛。”

邵海波答应了一声,心中大暖,同时也有点惭愧,自己这个当师哥的,没有提携上师弟,反倒是让师弟处处照顾自己。

他赶紧打开箱子,把自己精心准备的设备都拿了出来。在医院的时候,他也给冯玉琴看过病,可那是和很多专家在一起,并没有觉得紧张。现在他单独来给冯玉琴复诊,又是在省委一号楼,竟然半天都没把血压计的盒子打开。

冯玉琴看他是个什么情况,就摆了摆手:“血压每天都量,今天就不用你量了。我听曾毅叫你师哥,我有些奇怪,为什么你们师兄弟一个是西医,一个是中医?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。”

“好,好!”邵海波连说几个好,然后就把自己当年学医的事情讲了一遍。

冯玉琴听了之后很感兴趣,又问了许多的问题。

邵海波一一回答,慢慢地他就不怎么紧张了。

“原来是这么回事!”听完事情原委,冯玉琴说,“你们师兄弟两个都很不错,一个有情,一个有义。”说完,她又看着曾毅说:“我听小唐讲,那天在会诊室

里,你说李主任的右手下面藏了东西,到底藏了什么,能让他立刻认定你能治好我的病?”

曾毅急忙摇头:“冯阿姨,这个我可以不说吗?那天要不是看师哥为我挨了处分,我也绝不会那么说的。不能说,真的不能说。”

“什么事情不能说?”冯厅长感到不解。

此时门外传来脚步声,众人回头去看,发现是方南国回来了,都急忙站起身来:“方书记好!”

“在家里,就不要这么拘束了。”方南国背着手走进屋里,看着冯玉琴说:“怎么样,病是不是痊愈了?”

曾毅回答道:“刚把过脉,已经痊愈了。”

冯玉琴笑着站起来,说:“老方,我刚才正问曾毅,那天在医院李主任的右手下面到底藏了什么。”

方南国皱了皱眉,说:“你们这些女人,整天就喜欢琢磨无聊的问题。”

冯玉琴说:“老方回来了,那咱们就开饭吧!今天我还留了曾毅和邵大夫在家里用饭,感谢他们治好了我的病。”

“太麻烦了,这都是我们的职责。”曾毅客气地推辞。其实有冯玉琴这句话就行了,真让他留下来吃饭,还可能有些放不开。

(摘自《首席医官》谢荣鹏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)

唐浩然看邵海波的状态有问题,担心他到时候会讲错话,就叮嘱一句:“你要是不知道该说什么,就领导问你什么,你回答什么,不问的话,你就不需要讲话。”

邵海波赶紧点头:“我知道,我一定守紧自己的嘴巴,只谈治病的事。”

三人走进客厅,唐浩然指了指一旁的沙发:“你们先坐,我去请示一下冯厅长。”

两人在沙发上坐好,里面走出一名穿着工作制服的女孩,手上端着一个托